

GAOZHONGSHENG

Y O U X I U Z U O W E N

>>>>> >>>>> >>>>> >>>>> >>>>> 热选 >>>>>

○ ○ ○ ○

湖南教育出版社

GAOZHONGSHENG
高中生
湖南教育出版社

优秀作文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高中生优秀作文 / 陈莹主编.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355-6304-0

I. 高 II. 陈 III. 作文—高中—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72217号

品牌策划: 开心图书·徐鹏展

整体设计: 木头羊工作室·胡子

丛书主编: 陈莹

文稿统筹: 朱薇

文字编辑: 陈莹+朱薇

美术编辑: 杨旒

责任编辑: 龚昊

高中生优秀作文

GAOZHONGSHENGYOUXIUZUOWEN

出版发行: 湖南教育出版社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邮编: 41000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61号 邮编: 524002)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300千

印 张: 10

定 价: 16.80元

书 号: ISBN 978-7-5355-6304-0

The 目录 Contents



☁ 曲折的情节

那年,天使来过	002
山路弯弯	004
穷人的亲情不贫穷	007
向一个人道歉	010
父亲和他的南瓜	012
一个天才的无奈	014
小桥弯弯	016
未完待续	018
传言	020
放	022
哎呀,表姐	024
父与子	027
排队	028
生活,竟是如此残酷	030
飞翔	032
完美的缺陷	035
爱的选择	037
遗忘的角落	039



等你来敲门	041
成长故事 ABC	044
生命的绿色	047
妈妈的手	049

☁ 新鲜的立意

何妨吟啸且行	052
蹙眉	053
我们不是彼得·潘	056
痛苦的诗意柔情	058
放下等待的借口	060
致死亡	062
我不要做“钟”	064
文具盒时代	065
由方便面想到新概念	067
在路上	069
生死于天地	071
故乡	074
可怜身是眼中人	

——读《浣溪沙》有感 077

假如我是他	079
“川”的联想	082
窗与镜	083
1234567	085
快乐的利息	089
站起来看伟人吧	091
犯点错误也无妨	092
缺陷	094
水的哲学	098
学会放弃	099

华丽的文笔

旅行，路过人间（诗组）	102
望断江南	104
黯凋“木叶”	107
旅者无痕	108
三段时光的遐想	110
最遥远的距离	112
古恋	114
永恒的记忆	116
命若芙蓉	118
端然成长	119

读书抒怀	121
360°	123
着一袭美丽的绿袍	126
人生的标点	128
追求	130
醉秋	131
一花一世界	133

强烈的个人风格

在声域光影中找到	
可评价的向往	136
天堂的渡口	138
三世“轮回”	140
女子之魅	142
平常的一天	144
美女变形记	147
狐狸·薛宝钗	150
梦想七章	154
不打伞的孩子	156
好奇心	159
梦醒何时	161
寻找温柔	163
手的启示	165





青春书页 167

石头哲学 169

新出炉的热点

韩寒错在了哪 172

七年·陆离之忆 174

打捞遗失的一袭长衫 177

不朽的暗号 178

伴着奥运，一路成长 181

Johnny 的电影，

Burton 的梦幻 185

做个自然的膜拜者

——《梭罗日记》阅读笔记

188

肖申克的救赎 191

我的“宅女”生活 194

对话青春 196

中国电视剧谁主沉浮 198

追求“绿色”财富 201

捍卫我们的母语 203

爱书小语 205

极限 207

现在的中学生 208

朴实的真情

心中那棵树 212

致哥哥的一封信 213

父亲的汗水 215

奶奶走在夕阳下 216

冬访 218

此情可待成追忆 220

娘 223

温暖源 225

牛仔裤的故事 228

最好的奖赏 229

只愿被书感动 231

感动 233

回家的感觉 236

啊，那洁白的粉笔屑 238

爱就一个字 240

一粒沙的位置 241

高明的幽默

话说俺们班 244

老师常说的那句话 247

我的王牌老爸老妈 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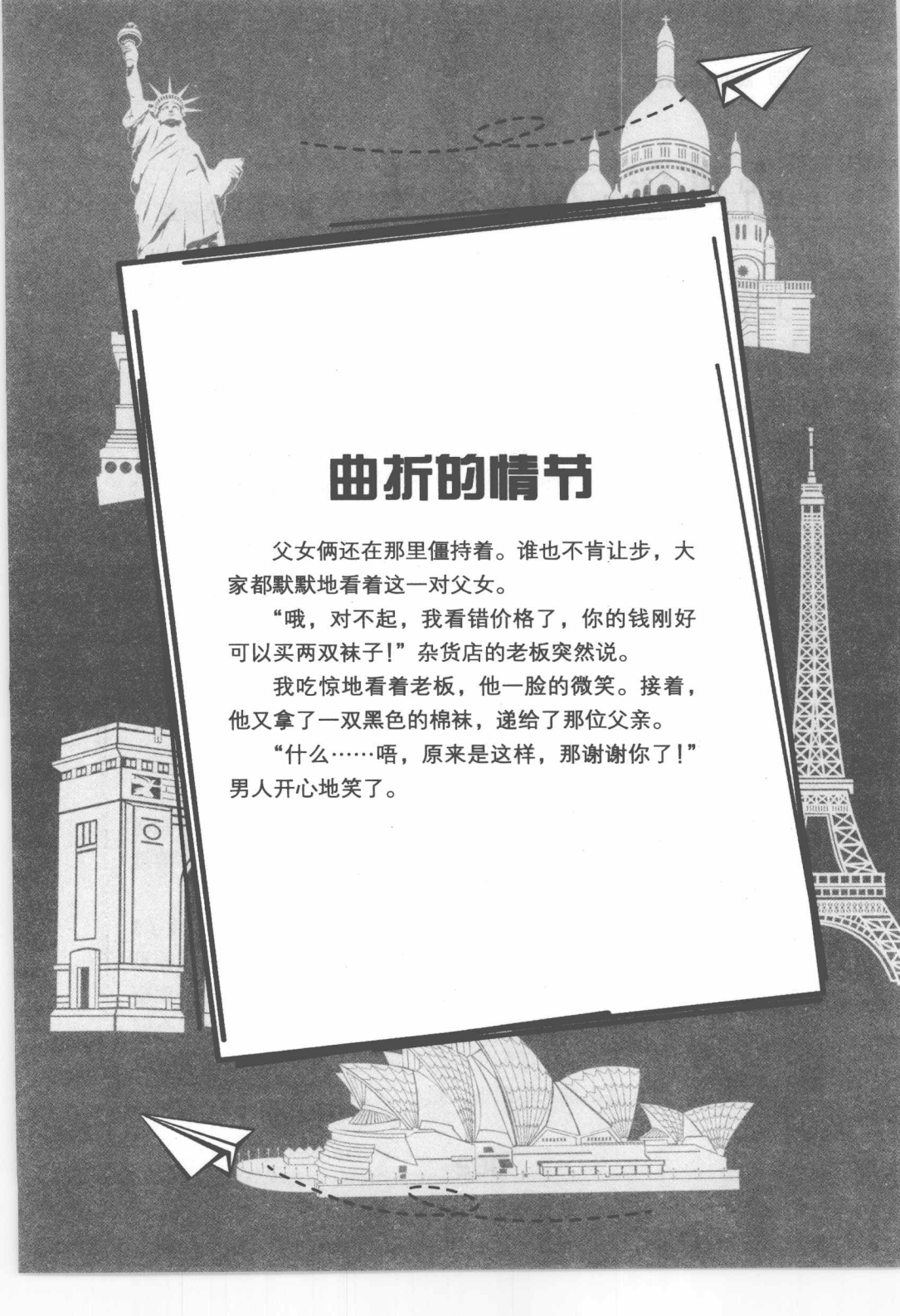
华语的误会 251

我们的高二生活	253	东逝水	287
老潘其人	256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290
阿 Q 的觉醒	258	守望江南	292
课间百态	260	暗香微度	294
离家出走以后	261	西陆菊香	297
潇洒“指”一回	264	说“七”	299
关于“我”的家庭会议	266	沉思，在孔子像前	302
“位置”效应	268	谁道冰消	305
方便面与社会	270	江南谣	306
弥勒规则	272	拥有宽容	308
近年目睹书界之怪现状	274	梦回唐朝	310
广告拾趣	276	穿越时空	312
考试	279	感受中学生活	
杀鸡大法	281	——高三进行曲	315

悠长的古韵

柳柳州	284
月光下的美丽	285





曲折的情节

父女俩还在那里僵持着。谁也不肯让步，大家都默默地看着这一对父女。

“哦，对不起，我看错价格了，你的钱刚好可以买两双袜子！”杂货店的老板突然说。

我吃惊地看着老板，他一脸的微笑。接着，他又拿了一双黑色的棉袜，递给了那位父亲。

“什么……唔，原来是这样，那谢谢你了！”男人开心地笑了。

那年，天使来过

■ 广东 / 吴夏菱

“这是我的错！”一声尖厉的长啸划破夜空。我本能地捂住耳朵，隔壁果然传来小孩子的哭声和摔碗砸盆的声音。那个疯女人又在折磨她的女儿了。

疯女人是刚搬来的新邻居，她的丈夫沾染上毒瘾后又带坏了她，俩人把家产吸个精光。后来丈夫为了筹毒资抢劫伤人，被判入狱。怀着身孕的女人产下一女，当时正吸着可卡因的女人想都没想就给女婴取了个名字——可可。这些都是我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听出来的。她还眉飞色舞地告诉我，可可脑子有病，这大概更深深刺痛了女人，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女人彻底疯了。

我妈手舞足蹈地讲述这个新邻居的底细时，我却无动于衷。当今社会这样的“奇闻轶事”太多了，我早已不是那个单纯地相信真的有天使在身边的小孩了。

疯女人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却不管她的女儿。可可总是蹲在弄堂口看着别的孩子玩，别的孩子不理她，也看不起她。每当他们联手嘲笑她或捉弄她时，可可总晃着大大的脑袋，痴笑着看着他们，好像在玩一个有趣的游戏。每次看到这一幕，我都有点不忍，却又在心里劝自己少管闲事，三步并作两步匆匆赶回家。妈妈早就告诫过我和弟弟：“别碰那个疯女人的崽，多脏！”弄堂里的其他人对此也见怪不怪，笑嘻嘻地走开了。

回到家，我听见爸爸在饭厅里大声抱怨：“现在的人太没人性了！老板又扣我工资了，不就迟到了五分钟嘛！”我突然想起刚才好像看见爸爸就走在我前面……我进了房间，看到桌上成堆的练习，隐约听到窗外小孩子对可可的咒骂，我叹了口气，一头扎进题海中，将心中那个展翅欲飞的天使硬按了下去。生活的重压早已碾断了我的天使之翼，这似乎不是我的错，但又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可可不知从什么时候与动物交起了朋友。再次经过弄堂口时，我看到了温情脉脉的一幕。可可用小手抚摩着一条流浪狗的脑袋，流浪狗将脏兮兮的头往可可身上蹭，嘴里呜呜叫着。那一刻，我的心柔软地舒展开来。那条老狗我认识，食堂的师傅怕它偷东西一见它就敲打锅碗吓唬它，院子里的大爷怕它传染疾病，一见它就拳打脚踢。就像不曾为可可做过什么一样，我也不曾理会过那条老狗的哀嚎。此刻我默默看着这片灰色天空下平凡而温馨的画面。这两个被人们遗弃的生命在互相关爱，用一颗心温暖另一颗心。那一刻，我隐约看到纯白的天使之翼正从可可背上张开。

终于还是出事了。

是一个下午，春日暖暖的下午。那帮孩子命令可可去捡落在电线杆上的风筝，可可高兴地答应了。她从上面掉下来时没有尖叫，所有的孩子都说可可一直在笑，不是平常那种傻笑，而是一种圣洁的微笑。

那天晚上疯女人一直在尖叫，在叫她女儿的名字，在叫“可可、可可……”

天使来过，天使又走了。那年天使悄悄飞落人间，却被粗暴的人们赶走。可可走时，人们是否听见了上帝落泪的声音？

范文评析



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面对这个可怜的疯女人，“我”的母亲却只是个冷漠的看客，面对孤单的可可，别的小孩却对其施以辱骂。这一切都落在“我”这个中学生的眼里，这一独特叙事视角的引入，使一个平常的不幸者具有了内在的心理张力，使叙事有了诗意，有了强烈的抒情意味。看完这篇文章后，我们是不是也该审视一下自己的灵魂？





山路弯弯

湖南 / 彭仪平

山路弯弯，依稀走来一老一少。

“爸，我来挑吧，这么重的东西，路又滑，可别摔了您。”年轻人说。

“别，别，你爸啊，虽说老是老了点，可挑个百十来斤还是吃得消的，当年我还是村里的大力士咧！”老人一边转着肩上的扁担，一边对年轻人说。

无奈，青年只好作罢，两个彼此不懂表达自己的爱的父子就这样沉默着，一前一后走着。

几声鸟鸣，从远处幽幽传来，在空旷的山谷回荡，使这原本就很宁静的小路，显得愈发清寂起来。

“爸，还是我来吧。”青年终于忍不住了。

“嫌我老了不是，跟你说，我还没断气咧。”老年人显然是个倔脾气的人。

“你看，你看，又激动了不是，我怎么会嫌您老呢，真是的，跟您说了无数遍，您这么大年纪了，要把脾气放矮点，您就是听不进耳朵。迟早会吃亏的。”年轻人说。

“唉，几十年的老毛病了，你爸倒也想过，但毕竟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了。”老年人说这话的时候，身体微微向前倾斜，抽空用衣袖抹了把额头的汗水，然后又对年轻人说：“再挑几步，前面不远就是夏家湾了，到了湾里，人多的地方你再挑，都这么大个人了，给乡亲们留个好印象。”

老人说完，将一口痰甩了出去，肩上的扁担随身体一摆一摆，发出“吱吱”的摩擦声。

东边的太阳也开始爬上山头，露出半边脸。

“嗨，陈叔，送孩子上学去咧。”对面山上早起放牛的人吆喝着。

“对咧对咧，娃今天开学，大清早的，有点不放心，送几步，你也早啊！”老人对那人打着招呼。说“对咧对

咧”的时候本已弯下的身子挺了起来，脸上洋溢着笑容。

“哦哟，眼看着出生，就这么大个人了，长得可真是俊啦。”放牛人调侃道，“在省城读书罢，可真有出息啊。”

“对啊对啊，满满两大箱子书，净是钱呢。”老人眼里满是自豪，头都比平时抬得要高出好多。

“爸，现在我来吧。”年轻人赶上去扶住扁担说。

“好，你来挑，人多的地方，眼睛也多，留个好印象，以后好娶媳妇！”老人说着将担子递给儿子，用力地甩甩肩，然后昂首挺胸地跟在年轻人后边，看他稳当地挑起才放心。

“陈叔，孩子又开学了啊？呦，还自己挑担，可真孝顺。”早起的农妇笑呵呵地说。

“是啊是啊，娃儿有出息，考了个好大学，咱做爹娘的谁不图这个咧。呵呵，孩子懂事，干起活来浑身都是劲咧。”陈叔拉着长音对农妇说道。

“那是那是，你家孩子啊，我看了就知道是个听话的胚苗，不知谁家的丫头有这么个福分哟。”农妇把高压锅放在煤炉上，边喂鸡边开玩笑道。

“看王婶说的，不过，我家娃儿一不抽烟二不喝酒，成绩好这倒是真的，他老师还直夸他听话呢。呵呵，天生穷苦人的命，只不知哪家女儿愿上我那狗一样的窝咯。”陈叔嘴上这么说，脸面却笑开了花，露出两排腊黄的牙齿。

“爸，没来由的，您干嘛说这些。”年轻人被父亲和王婶的话羞得头都不敢抬起来，初升的阳光映衬着他朝气蓬勃的脸。

“呦呦呦，还不好意思了，我们这些老家伙啊，好好好，不说了，嘿嘿。”陈叔乐呵呵地说着，随手甩了一把鼻涕，没走几步，看看周围没人，再次打开了话匣子。

“上车时要小心点，可别被人挤了，你娘夜里煮了几个鸡蛋，记得吃。我们穷人家，不能跟人家攀比，什么样的家底过什么样的生活，但记得要争口气，到了那边一定要打个电话回来，免得你那没见过世面的



母亲天天对着电话一个人说胡话……”

“好啦，知道了，又不是第一次出门，瞎扯这些个干啥。”儿子不耐烦地打断了陈叔的话，可陈叔始终觉得还要说点什么。

“唉，到了省城，一年也就回来那么两次。你也不要太省了，免得被人家瞧不上，钱该用的就用。饭可一定要吃，不要得了胃病什么的，那可是一辈子的事。棉衣都带了么？多穿几件，出太阳也要穿上，冬天里可别冻着，你妈啊，三天没音信就直唠叨，弄得我都神经兮兮的……”

“爸，烦不烦，放心吧，都这么大人了，您还是快点走吧，自己注意身体，不然车都快开了。”年轻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再次打断了父亲的话。

陈叔显然还想说点什么，但终于还是忍住了，只是悄悄将一沓叠得整整齐齐的零钱塞进儿子的包里，有点失落地连连嘀咕着：“好好好，走罢走罢，长大了，是该走了……”

太阳已经开始有温度了，几个犁田汉子的吆喝声在原野此起彼伏地应和着。

远处，山路弯弯，留下了两行足迹，一行是皮鞋，一行是草鞋。

范文评析



文章通过对话的形式，把一对父子之间的亲情不着痕迹地表现了出来。那些家常话里包含的是爱的沉淀。结尾“留下了两行足迹，一行是皮鞋，一行是草鞋”既暗示了父亲对儿子的疼爱，又增添了一种象征的意味。



■ 穷人的亲情不贫穷

■ 湖南 / 盛成功

那是去年过年的事了。照惯例，每年春节都要回老家过年，这次也一样。老家在汨罗的一个小乡村，不富裕，那里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农田，有时还可以看到古老的小土屋。

我们到的那天，之前已经下过一场大雪，地上已经积起了厚厚的一层雪。

大过年的，当然要有足够的鞭炮玩。要不，我实在找不出在那里的乐趣了。于是，我硬拖着爸爸陪我去买鞭炮。小村里是没有商店的，要买鞭炮就要走四里路到小镇上去买。鞭炮的诱惑已经让我无法忍耐了，尽管四里路满是积雪，我也得去，不然我一定会闷死的。

当时很冷，北风呼啸，小路两旁光秃秃的枝丫也被刮断了，寒风竟肆无忌惮地钻入了我厚厚的棉袄，顿时冷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风从树缝中穿过，发出一种令人悚然的声音。

路上除了我们父子俩再也没有第三个人。

路途很漫长，很艰辛。回头望去两行深深的脚印留在雪地上。

终于找到了一家杂货店。店主很好客，看着我们大老远地跑来，还买了这么多的鞭炮，于是让我们在店里稍微休息一下再走，还为我们泡了当地特有的芝麻豆子茶。茶很热，可以用来暖手。

坐了一会儿，店里来了客人，好像是来买东西的。有了生意，店主连忙招呼他的生意去了。我仔细地端详了来买东西的客人，是一对父女。他们的头发很凌乱，女孩的父亲身躯枯瘦，穿得很单薄，上身只披着一件宽松的外套，外套上还破了一个不小的洞。女孩很矮小，她的身体在发抖，身上裹着的东西稍多一点，可是有的都拖在了地上，这显然不是她自己的衣服。他们手中各拿了一根长棍，直到我注意到他们粘了泥土的脸上，发现他们那双失去神采，失去光亮的眼睛，才知道那是两根盲棍。

原来他们是一对流浪的盲人父女！

“老板，请拿两双棉袜。”说着便在大衣兜里掏出两张油腻腻的旧钞票和几个零散的硬币，反复确认了口袋里没有剩余的钱之后，放在了柜台上。

老板清点着钱说：“呃，钱好像不够……”说着又点了一遍，“嗯，只能买一双。”我注意数了一下钱，零零碎碎加起来只有三块多。

“哦……”男人很失望，“那么就拿一双最好的吧。”

老板在柜台里翻了一双棉袜递给了那位父亲。

他反复摩挲着那双棉袜，一丝灿烂的微笑漫上了他的脸庞。

“很舒服，质量肯定很好。”

男人似乎又想起了什么，顿了顿，又说：“老板，请问这是什么颜色？”

“绿色。”“呃，能不能换一双红色的？”

“盲人还在乎颜色？”我暗自嘀咕。于是，老板有点不耐烦地将绿色的棉袜换成了红色。

“嘿，女儿，我们终于有袜子穿了！”那父亲轻轻地抚摩着那双红色的棉袜，转过身笑着对女儿说，灿烂的笑容让人觉得很舒服。

说话间那父亲把其中的一只袜子递给女儿。女儿拿着袜子在脸上摩挲着，脸上渐渐泛出红晕。

“来，女儿，把靴子脱掉，来穿袜子。”接着那父亲蹲了下来，摸索着将女儿的一只小靴子脱下。这时我才发现，那小女孩竟然是赤着脚的，一双小脚早已冻得通红。父亲用手搓着女儿早已冻僵的小脚丫，并用自己的大衣擦净了她小脚丫上的泥水，不久女儿的小脚丫就白净了。然后，男人将其中一只袜子在胸口前捂了捂，摸索着再将其穿在女儿脚上，女儿荡漾着满脸的幸福。

当男子准备脱下女儿另一只靴子时，女儿退了一步。

“女儿只要一只袜子就好了，另一只给爸爸穿。”

“哎，真是傻孩子，爸爸一个大男人怎么穿红袜子呢？快把脚伸过来。”

“可是……”

“别可是，快……女儿乖……”男人的声音似乎有点嘶哑。



“不，爸爸，说好了我们一起买袜子穿的……”

父女俩还在那里僵持着。谁也不肯让步，大家都默默地看着这一对父女。

“哦，对不起，我看错价格了，你的钱刚好可以买两双袜子！”杂货店的老板突然说。

我吃惊地看着老板，他一脸的微笑。接着，他又拿了一双黑色的棉袜，递给了那位父亲。

“什么……唔，原来是这样，那谢谢你了！”男人开心地笑了。

“哈，女儿，来，帮你穿好袜子，爸爸也可以穿袜子了！”

“嗯，我和爸爸都有袜子穿喽！”女儿高兴地跳了起来。

女孩的另一只袜子也穿好了。两只火红的袜子在女孩脚上闪动着。是真的，那两只袜子穿在女孩脚上的确很美，火红的颜色让人感觉特别的温暖。之后，那对父女都穿着温暖的袜子快乐地向那无尽的路中走去，大手挽着小手。

我已沉醉在这温馨的画面中。

原来穷人拥有着不贫穷的亲情，那种亲情让人觉得他们比常人更“富有”。

那种亲情就像一束阳光能照亮这个世界，能温暖人们的心灵。

范文评析



在现在这个物质富足的年代，生活优渥的我们，怎么还会想到一双袜子能带来这么多感动？文章通过作者在杂货店的所见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感人至深的亲情画卷：一对盲人父女来到杂货店，父亲掏出身上所有的积蓄，可只够买一双袜子。父亲给女儿穿，女儿怎么也不肯。善良的杂货店老板，谎称看错了价格，又递给父亲一双袜子。一个善意的谎言却温暖了那对父女。语言朴实却能感动人心。



向一个人道歉

湖北 / 张元元

人活于世，最痛苦、最无奈的莫过于无法得到别人的原谅。

——题记

墓地里，女孩身着素衣，手抱黄菊，站在一方矮坟前。萧瑟的秋风卷起落叶，也掀起了女孩凌乱的长发，露出一张憔悴不堪的脸。

放下菊花，抚去碑上的灰尘，一张面带笑容的男孩的遗像便出现了。那笑意味着宽容，还是意味着嘲讽呢？

“唉！你还是不能原谅我吗？”女孩深深叹了口气，记忆回到了八年前。

男孩是邻家的哥哥，因为父母离异被迫寄住在女孩家。家里突然多了一个与自己争东西的人，女孩心里自然很不高兴。而且由于男孩品学兼优，人又乖巧懂事，自然博得大人们的喜欢。而女孩正值调皮任性的年纪，学习成绩经常“挂红灯”，爸爸妈妈老拿她与哥哥比较，说她的种种不是。

小孩子的嫉妒与仇恨心理要是付诸行动的话，那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哥哥要高考了。碰巧那几天，女孩的爸爸妈妈要出远门，逮着这个机会，女孩做了令她惭愧一生的事——她在哥哥的牛奶里放了妈妈的安眠药。

哥哥的高考考砸了，他的求学之路从此画上了句号。他离开了，到外地去找他的妈妈，在那里开始了他艰辛的谋生之路。

很快，轮到她高考了，她感受到了学习中的种种艰难与痛苦。女孩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荒唐，她深深地责备自己，也不止千万遍地祈求哥哥的原谅。

两年后的春节，哥哥回来了，还带给她一件漂亮的衣裙。他脸色苍白，身体瘦削不堪，但他依旧带着那种微笑。